

詩說

詩說卷第九

小雅

谷風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之詩二其一爲邶風刺夫婦相棄是詩猶夫婦

也其相并皆明矣訓詁皆曰東風以理推之東風長育者也何至不美如此豈山谷之風乃在易山下有風蠱蠱壞者也山下之風則物為之撓亂所以為蠱谷者山趾盤旋處其風常回旋反覆為此詩之谷風其此義欤故此詩卒章有維山崔嵬之詞可以見矣頗亦蠱之意也訓詁之釋頗甚詳且援爾雅為証但恐爾雅因詩之辭而生此義耳辭家要有寔也其三章則風之蕩蠱極矣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冬風之肅殺也崔嵬險也本其險崎而至于相失大德指

怨懼之時猶好不存而罪怨作矣故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記謂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小怨不必傷大義也末若後世狗利責友也凡詩筆皆自淺入深好愈深則嫌愈甚自興至懷自弃至遺至怨類皆若此序言朋友非止朋友也親姻賓主皆友爲本由風俗厚而朋友有信伐木是也風俗薄而朋友道絕谷風是也習習和兒東風也謂之谷風毛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可以輔仁也頓亦如毛訓恐懼患難之時寘我于懷抱之中不暫忘也安樂之時如遺弃

之物無所記念也嵬山嶺也王氏曰風之于草木共養成就之風之德大矣然終不能不萎死則風有所不能免也孰為此乎天地也天地尚然而況人乎此說是也蓋天地之大猶有所不足

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此詩辭雖易解而旨多宜詳而究之卒民所謂孝子行役畏親之所作似誠有之矣說者困于終養一語勉強為說以求合焉豈詩旨乎按之蓼蓼與父母之生育也今為蒿為蔚矣次三章即為餅罍之辭王氏謂譬君民為當鮮民之生謂民生意之寡也長其父母欲无生也三四兩章追念其父母甚哀五六兩章

父母皆葬矣故指南山而言飄風喻日月迅忽也民莫不能穀養父母我獨何為有此害乎我獨何為不死從之于地下乎哀之至也

大東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是詩首末皆以酒食為義詩之名則指東國之諸侯也飧匕為首詞詩人明周家待諸侯之禮欵砥之至平矢之至直所以礪諸侯之節示御下之情者也若

天下為公之世君子小人皆能滑之而无缺焉者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斂之重供億之困以葛屨而履霜以小子而居朝列因仍不已詩人所以憂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申言薪是穫薪已失其本根又浸以重冷之泉偷民窮之已甚也薪之浸尚可載民已窮不可求其力

矣薪非可以穫言析薪刈薪可也穫薪即穫稲之穫

農民以伐薪者也是不可浸之物已浸則不可薪載

而舟之而已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

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

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

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

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

斗西柄之揭

東人小東大東也西人周之近畿也然此四者皆以之子為肆恐不宜略似若征役下及于子孫華寵溢被于家僮使一身之苦若猶可言幼且賤者亦若是矣詩人之所以重歎也五章言酒與漿之不均况併漿亦不及我承上章來悴之不倂也珮璲承上章百僚是試之不稱其服也自此以下皆託天象以言當時諸侯之失賤取偷之旨各異首言女牛似若指王后之失道于織女為詳他之言豆者獨織女為有異

辟織女以夜見此以日言與衆姒以廢嫡亂也然中后而立衆姒也既以終日言織女吏六章又曰七襄曰不成報章似與七人之濁亂朝政如十月之交皇甫之流也牛星明則王道昌與幽王也啟明長庚鄭然之說是已二星在日之旁東日光之微而見爲君中臨照天下之時二星安在我似若與近習之竊弄也畢之爲掩捕網羅皆取則爲佳布之行列而已七事箕斗皆以形著啟明長庚之外皆二十八宿之象皆以秋見于南方河漢當秋而明西方之宿以時著

見有其形有其名無其用者也其當時諸侯大夫所輸之象故詩人極言之三章以前上之窮其力也四章無以懟服其心矣故託天象以言諸侯之失戰與時犬戎之禍王室諸侯其失均爾豈但一申侯哉日出之光照臨下土者也天漢亦有光不足以照臨矣以夜言運漢以日言織女非與衆奴而何

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

不救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名詩之旨與前正月之義同正月亦建巳之月然正月以譬我為言四月以維夏為言二詩皆以喪亂為憂而正月之憂也猶淺四月之憂極矣均幽王之變小雅也然正月則以平王之將基而携王之悍猶在

四月則禍亂已極民已不堪也然詩之辭何其不伸
也繁霜于初夏災變之忽見禍豈未深也以建巳之
月夏令始頒當及再月者事已極前日方慮其祥者
流金鑠石今遂至于耆氣之已盡猶文武之業如此
盛大太平之治如此卑能曾未幾何遂至殤滅然後
知詩人言詞之深切也故有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之
言詩之八章前二句多比興後二句皆有不勝言之
情二章秋日淒淒而卉木皆病天下皆歸于亂離矣
三章寒歲已極被害之獨異者以守官之臣不獲與

民庶同也四章嘉卉之君梅栗有嘉實一旦廢黜為殘為賊不以其罪也五章謂泉水之或清或濁猶有時而自深也禍亂日以棘蔽无時而能清矣六章以江漢為喻言前日之經紀斯世如此其壯也我盡力于世豈復能為有無哉七章惟以隱遁為務如戾天之翼不可繒繳也如潛淵之魚不可鉤餌也卒章乃有蕨薇杞桋之興其如其所以為哀之故詩人之旨殆謂禍亂之極逃避无所寘于深山而御蕨薇之食寘于原隰而有杞桋之棲若是則誠可哀矣由是言

之則正月者民威之被害者淺四月則臣僚之被害

也獨深二詩不必同時而作其取義則適相似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王事傍、嘉我未老鮮我

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

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劬勞或棲

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畏咎或出入

風議或靡事不為

詩名北山而詩緒自陟彼北山之外无餘緒詩皆圍在是也豈以山之向北日月照臨之所遺乎三章以前以王事自任未至于怨也自此以下二句皆相反則怨其不均矣先聖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上者不能任用其臣勞逸皆失其宜怨作矣幽王時不待犬戎滅周而亂成賢不肖雜處忠邪共政失政已久非一婦人之患也人臣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力所能任惟恐不給者養賢之成效也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易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則有折足之凶詩人憂其任重而作此詩也詩前二章尚言塵以車起蒙乎自塵之累薄也

小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

以小明為別于大雅之大明者抑詩有維為此錞尔

詩之詳止曰明明上天無他旨也以天之明明安可

以小言哉詩以征役為怨者前三章之詞也後二章

皆以靖共正直為義而歸于神之聽佑豈非恃天道

之明乎始也以善道相迫哉若厚之以祿食卒章介

以大福矣夫所監雖微益亦不少偕矣在者位惟當

靖共其德雖不獲常于安處神明之所福者固大也

跋鍾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
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
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周都豐鎬嘗成周于洛洛之去淮尚為非遠而豐鎬
去淮遠甚此王未嘗適于洛邑也曷為以淮水為言
以鼓鍾名詩而琴瑟笙磬雅南皆備備在洛邑亦不
應借淮為言以豐鎬之樂奏于淮水之上不亦異乎
聞樂而樂人之情也今為奏樂而每章以憂言不但

憂之而已且傷且悲是託淮水以為興也又疑幽王或巡守至淮而奏樂故聞樂而憂之乃有是詩然傳記無聞焉幽王非巡守者也所以言淮者其迫以四瀆獨至海乎淮者瀆之小者也其流甚促非若江河之綿亘亦非若濟漢之迂回也詩人憂文武之業遠至滅云故託淮以為興歟此姑存之以俟之通儒王章皆言淑人君子而繼于憂傷之下是則淑人必周之先王也不然則指宣王成康之君乎言其異于今日也卒章如以南為夷樂則雅非夷音也如以雅為

萬舞則南為何事以雅為器如笙師掌龡雅以教祴樂雅與籥同而南不可以為器竊意雅者幽雅也南者二南也皆籥師之所掌籥之所龡者也故曰以籥不僭籥之所歌其二雅二南者呼工以字雖並言定以籥而龡雅南亦致之周禮可見也詩人明其嘉樂之備先王以是原立國之本而用之祭祀賓客享食者也鼓鐘名詩取樂器之大者以極于樂之正聲發文武之業將墜于地也前三章閒鼓鐘猶憂如此而况于歌斷籥于淮水中有洲則不待言湯湯湝湝矣

以洲能追絶淮流也

楚茨

楚〻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〻我稷翼〻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〻蹌〻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享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〻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〻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

失式礼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
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
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
惠孔時維其盡之子〻孫〻勿替引之

楚茨信南山二三詩幾于大雅皆述文武成康之盛
際大抵言周家興王之初自剥林中艾治以成播種

之功積而至于禮儀之備神人之享公私无缺久長

而不墜其始如此其盛如此此王氏所謂楚茨之立乃

是我藝黍稷之地其于訓釋刺詩之旨可謂當矣然

本是依倣序詩之辭爲此義也就以爲刺幽王則卒

章所謂使君壽考猶可接也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乃

是指見在之子孫期之以久長不得謂刺幽王明矣

由此推之則詩之列于変雅者其果出于吾夫子之

手而无錯簡之缺乎是未可知也信南山之詩大抵

詩詞皆一時之事是以比而列之信南山則本于維

理楚茨則本于披荆棘背原于農功未作之始以名詩也晦翁謂此詩與信南山言宗廟甫田大田言方社大抵通謂有田禄者之祭耳

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詩人以南山名詩而原于大禹之初信其為終南也其二章以雨雪同雲為韓山川出雲者也甸之為治猶禹貢甸服也王者廷都之地也如以為丘甸則南山非可甸之地也自南山起義至于原隰則西周之地廣表饒沃祿稿之盛王業所由興于首章言原隰疆理二章言雨雪霑足自是積之享祀受福何然之理也凡詩言南山有多取其壽次三次六章之所期

乎

甫田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穡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无疆

詩雖夾小雅殆若成周盛時成王之正小雅也特恐作于幽王時耳鄭氏以甫爲大井稅一夫甫之訓大未有前比若齊風之甫田則訓大是詩以大言可也以其肆求之似若樂歲粒米俍戾多取之而不為虐故繼言我取其陳所謂陳者若倉之所以貸民者乎我取之以爲備以待凶年而食之也國家之經紀其民者詳且必有之此詩與信南山皆以首章二句起義倬彼二字不可略也在棫樸雲漢言倬彼雲漢雲

漢可以俾彼言也田畝安可以言俾乎毛于棫樸訓大此乃訓明又何也取民之制必本其所出之計如什一是也今止言歲取之數無所分別竊詳此詩專是為民積粟非賦稅皆以農夫為言曾孫悔翁以傳注為成王為未必然引孔氏以為祖孫之遠稱今詳此詩所謂曾孫即稱謂之言小子以祖考言之也謂之成王詩意亦雖大田謂曾孫以婦子饁南畝可證也以田畝之廣大言之所積千萬故言俾也十千為萬萬盈數也孟子曰多取之不為虐取之自我寔

農人之積也前章二取不章二求皆併言之非為民積則積斂矣田之藏曰農人稱粱曰農夫未嘗以為公家之物也故千倉萬箱如坻如京于以見田之俾而自古之有年也攸介攸止似若重其辭介若介然猶立者止若止于至善者是以俊髦出焉古者取士于農農力穡以孝養士有常心故賢才眾多二章言祀神根本之意三章專以曾孫為主君民相與之情

父兄之于其子弟此其勸相之意有以感動其人故為農者不待而自已也卒章之稼與庾皆

歸之曾孫其所以致慶復歸之于農君民之心見矣

大田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自楚茨以來四詩皆言周家重農之事若文武成康盛時之俗不應爲幽王發也以其次言之亦幽王時矣詩人因世之衰而歌詠其盛則亦有矣慨歎其不可復見也二詩之名宜不相遠比而次之者抑以詩人之旨適相似故此詩以田畝傳爲名(大)而以多稼言之卒章爲以曾孫爲言畢首章曾孫是若之意觀以婦子饁南畝則不可謂之君王以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則不可謂之民故皆多疑似若曾孫者詩人指其家之老者若稱指此其藝黍稷用孝養父母之意

耶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雍州之有洛水固也詩人所指非雍州之洛也何以明之詩之名曰瞻彼洛矣是瞻望彼之洛非秦雍之洛也小雅皆幽王以前之詩若平王東遷後之詩不

列之小雅也詩人見諸侯朝覲之禮浸廢思昔成王
作洛邑之初王命萬國如此其盛也又若宣王中興
會同有繹皆不可復見故作是詩歟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
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
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詳味是詩之旨殊不可知似若言人望所歸之賢者出為時用如謝安之在晉者也首章言其隱故曰處次言其出卒章言其大用似之如立其嗣子之意如成王命魯公是也不必其肖似也是詩无所刺作于幽王之時爾訓詁依序之文遂謂之子指古明王恐他无此例之子上指下之辭豈有指古之明王為之子而有我覯之詞決不然也裳裳者華謂華之盛而葉之稱之也其後亦是美其文之盛耳有章猶坤之含章也或是思古之賢臣若此也乘其四駱則琢其

車馬也

桑扈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序者不知詩旨強為之辭不待辨而明也止以有鶯其領為文爾雅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之辭其為鶯之徵小顯然以小鶯而與諸侯之蕃屏也四章皆

以福祉終之所以為刺者可知也似若諸侯力小而
任重故示其可戒而以爵觥終之桑扈窃脂之趣、
之主下者也猶貪婪也豈有項領之類于鶯乎其文
采亦微也乃為人君之所樂而受天之祜任萬邦屏
翰之貴三章言屏翰之重如不斂戢不畏難則所受
之福亦不多矣四章所以寬窃脂之喻兕觥亦爵也
豈以酒之旨而思所以為和柔乎如不以所交者為
恃而長其傲慢則福將求而歸之矣以末章之交言
之則交、未必為貪之音其上交諂而下交瀆者耶

鴛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之為匹鳥人人之所知也物之為偶而不可解者鴛鴦也以此名詩比興安在乎其作于幽王之世則必以申后也幽王之黜申后廢宜臼治亂之所由以分也以詩詞推之首章之畢羅謂始轉也豈王之

世中侯有功于國崧高所咏是以幽王娶之宜與國匹休矣二章謂梁所以捕魚非以張禽而鴛鴦在焉已為失地況于戢其翼乎戢翼猶可凡言左者皆不用者也謂申后之所由廢也廢而居申戢翼矣白華亦言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三二其德序所謂褒后也此詩之旨可見也乘馬之與鴛鴦非以其類在廄則不秣摧之秣之所宜服乘以逆后于申也四章皆極言禍福者謂宮壼之正萬福來同反此皆禍亂之本也斯所以為詩人之旨歟杜甫謂使君自

有婦奐學野鴛鴦其知此詩者也

頍弁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説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尔酒既旨尔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无日無几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自楚茨以下諸詩皆作于幽王之末衰亂將及而詩詞皆歎咏其美焉非若他詩之憂之切何也詩人知其不可返也幽王荒恭以言為罪矣此詩卒章直曰死喪无日无几相見將非犬戎已破鎬京周之宗族親戚莫有脫者乎首章謂類弁為伊何二章謂何期將不將而兓此弁矣三章皆言酒肴之盛恐兄弟甥舅不將而有此樂也樂酒今夕不可將而繼也既見未見雖詩人之常言玩其辭似虜辱于犬戎者為此不言憂而自見者也

車舝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方幽王發褒姒而黜申后也以正嫡而不見容詩人豈有待賢女之思如間關之盛武序之失既遠協備

皆宗之何也此詩似是申后見黜而徃申詩人思而復之而作是詩也閒関之舝申后之出也好友似指褒申后有容德亦足以燕喜也二章承上而言三章皆以庶幾為言異其然也四章析薪之喻謂褒姒閒其夫婦之好也薪已析而葉尚滑也詩人思得一見后之復還也卒章若申后之歸于申其行固無慊也四章以一覲為鮮卒章言欲王之視其初昏以御邦人也以其事驗之則詩詞可通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齊雞鳴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古謂青蠅不能污素棘近世歐公有憎蒼蠅賦皆識之害物也詩三章以樊棘為其所止之地言志于荊棘非防閑所能蔽止也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備孔偕鍾鼓既設舉醻逸ヽ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ヽ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ヽ曰既醉止威儀幡ヽ舍其坐遷屢舞僊ヽ其未醉止威儀抑ヽ曰既醉止威儀怭ヽ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ヽ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ヽ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抑是詩者皆若刺幽王雖不明言刺王實若幽王之況酗以詩詞既之似是一時化于其上以飲為俗若周公之戒康叔以商俗之染紂者也其詩皆臣民交儆之風非君臣飲宴之事也詩凡五章前二章言礼飲首章言射二章言樂此賓者以酒核之文三章再

以詩名別之則言醉矣言醉則異于前二章之禮飲矣一入于醉則不復可以禮責矣醉則亂情則過矣三章卒曰不知其秩承前章之左右秩秩也四章言伐德則已甚矣詩之大旨謂其初未有不善後至于亂不可以初言矣卒章乃以正理斷之立監佐史再三告戒童羖之喻雖若理之所无亦強言尔本不通暢也羖之與羝皆羊也羊无牝牡皆有角與犢也童羖則今之綿羊也均為羊本无角而欲使出其角无此理也四五兩章皆以兩言析表之此所以為武公

之詩也已按武公以周宣王之四十二年衛世子共伯餘死而立備康叔之政才五六年而幽王即位及十有一年犬戎滅周武公將兵佐周甚有功為平王王公年九十有五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允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于是作抑戒追刺厲王以自儆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實非幽王三公果出

于武公而亦追刺之殆是當時化于幽王之習其風猶在序所謂刺時者矣檀弓言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杜蕢聞鍾聲酌而飲其君臣斯揚觶謂之杜舉蓋後此二百年其事可書猶若此武公之追刺可知也其刺時也者亦與酒誥同意乎

魚藻

魚在〻藻有頒其首王在〻鎬豈樂飲酒魚在〻藻有莘其尾王在〻鎬飲酒樂豈魚在〻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詩人以在藻之魚諭王者之宅都何其略也非躍淵
之魚失頼藻生于澗溪沼沚之中非江湖之所生也
詩人以頼藻言其深則有矣豈所以諭京師衆大之
區我三章皆以在藻發語徵乎微者也借曰不然以
魚而依蒲、水岸之草也則為涸轍之鮒矣鎬京周
興王之地也大雅文王有聲言宅鎬之事如此其大
此詩止豈樂飲酒是足以繼文武之業乎故弁之曰
有那其居備那有此居于如其不能保有此都也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右詩之旨似與待諸侯不近似序以錫予見于詩緯

遂稽幽王舉燧之失以為訓亦歌詠先王之舊以律後世可也但詩人之詞各有旨然皆章采菽之以寘篇者詩之本旨也以采菽而納之寘篇者夫子於雅持諸侯而繫屬之也先王之屬諸侯使而已亦德之不足而以物為固已末矣詩人謂先王錫賚之常典也二章諸侯之朝王也檻泉以下出為義旂以樂言王章右臣交際之情四章屏翰之勢五章保無以繫諸侯之心將有不屬之慮期以久遠而使之自安戾定也

角弓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是詩亦庶幾正小雅常棣之旨而常棣之義精矣以

角弓為喻可謂至切辭以周人尚赤性用騂為義者也弓有用則張之无事不用則弛弛則必反其反也翩然不反則无以發其張之之力雖反也同体固在未害遠也言兄弟同氣豈能常順而不反乎此當以周公常棣之言求之二章則為君人者言也幽王之兄弟與可詳其指乎王之于俗服于上章言其凡也四章亡字之言多不暢此由怨字起義也當其怨也各執其一方之義若可信也至交爵不讓而在己之義亡之矣五六兩章各以物起義義皆甚遠似君為

喻天倫孫喻人慈爲言倫老成如呂成公之言未可
通但合以兩如字貫上而言食宜使老者饇之酌宜
使老者取之猶一家之內當如敬長也猱之使捷豈
人可及又教以習之如塗之附着而不脫君子當以
善道使小人化之此以教字起義也七章以雨雪喻
其在上爲設者也如雨雪之瀌其寒已極雖未嘗見
義理之正而終不肯遺其下而所居常驕亢也八章
以雨雪喻其在下爲幼少者也亦未嘗見義理之正
但流于惡爾如蠻如髦不可以中國之人望之也但

古聖賢凡畔于義理者皆以夷狄待之并爲之法也

菀柳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以訓詁言之亦似可通但終是意窒而不暢若不廢焉以興求當詠味以求其旨可也柳之茂鬱其當夏時于春方秀於秋已凋落惟炎歊之時惟柳爲茂者

然者皆思德息焉上天其欲行其福善禍淫之道焉諸侯者毋但息陰以自暱而至于自病也俾予靖之將使我安靜其民後來繼我者必有極其所能至者焉以幽王暴虐无悛改之望也卒章謂鳥之高飛亦可以附于天也傅天非戾天也鳥之力微豈足以戾天哉其意常無極也彼人之指幽王信矣豈有所至極哉曷予靖之意前二章俾予靖之也言何不求所以安靜其民而但以凶矜居之于矜與鰥寡之鰥常通用何草不黃曰何人不矜鄭曰從役過時不得歸

謂之狩孔田狩與隊閑拌詩之旨其殆以湯武之業望諸侯耶

都人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是詩之難通者彼君子女之一詞也詩以士名詩辭以女何哉女不以女之服飾言則非實指女也詩之五章皆士之服也詩之前四章皆以彼都人士發語凡詩以彼此言者皆詩人要言也彼都者其指洛邑乎鎬京乎在幽王之前則皆鎬京爲都似若指前代文武之都有斯士也首章貴中之色有容有言其歸周也萬民仰之非指文武盛時而何士之出爲世用者也二三四皆言彼君子女其下皆曰我不見兮則隱居不仕者也若彼藉詩何不相違求據時此君子

女之意也是以皆曰我不見兮隱而不出非若萬民之望也是以服臺笠焉坊寘去帶不必皆已仕之服乎三章以發言則不升矣言不悅花結從之遺去何時皆非黎氏之望也合而思之其以隱德為人所屬心之勤也明矣但與序相遠世莫謂之然爾

采綠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

者
是詩有思其夫之情而非怨曠也似若當時從于田狩而室家望之之情首章齊言歸休李氏曰亦荀而已爾為詩其音二章踰期而不歸也四章承三章狩釣二事以釣喻狩則不可見釣則見之矣故亦田狩言雖見之不能使之安其家也

黍苗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

既築蓋云峙廬肅々謝功召伯營之烈々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召穆公召康公世為輔相康王之初召公為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則猶分陝也是宣王之初召公猶居相位今據箋者謂其營申伯之功及依崧高詩肆定申伯之宅其于詩人之肆未詳其果為申伯也亦不詳其果為平淮夷也如準崧高謝為申伯之邑以范史南陽謝城為據則不應為他人是申伯並見于大小雅之詩亦不有他例也崧高備言其功此詩

任言行役申伯之名不列焉其附于崧高之次聖人以其辭義別于二雅今名公任諸侯之責是詩之名與辭皆為名公發其所美者任名公而已耶故決申伯之功而歌名公之舉其戒焉

隰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說是詩者以思賢為義雖亦順通但思見賢才曷為以桑為興若有所思及後世樂府秋胡之辭也以三章之葉色為辭則桑亦老矣退不得矣得遠不可以言達也故思之而不忘焉

白華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

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述詩以白華爲孝子之潔白色南以白茅包束猗貢女合是二者猗中后正嫡之質也天步艱難使中后不得其道首二章豈褒所得與哉三四章雖以碩大爲言亦申后也備文王有救之言皇王也滮池之浸浸潤之指也其始傷之而已至樵烘則焦灼之矣是所以勞心也鐘鼓外聞無微不達也言宮禁之事人

所其閒也悠悠言襃姒攻之急也我則遇遇將歸于
申也六章鶖以喻襃氏貪穢在梁求魚者也鶴之喻
申后之飛翔出于樊籠者也七章鴛鴦之載左翼與
鴛鴦之詩同皆喻申后之失位之子其德謂幽王之
見廢也扁石之喻其積毀銷金積埃磨骨于履本石
豈能使石之卑哉漸靡使之然也之子之遠似指申
后王后不嫌同辭申后遠居于申俾我國之病也王
之與后其辭數同可以意逆也此詩作于申后見廢
之餘未審其為賢后也且申侯召犬戎與之亡周中

為叛國后為逆后籍使不與聞乎故宗周見滅申侯之以是申后無褒姒之惡罪浮于褒姒多矣况又廢携王而立宜臼及犬戎之陰宜臼遣國人戍申謂非與聞乎故不可也

綿蠻

綿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綿蠻黄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綿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詩之名黃鳥有二秦風小雅也是詩之名歸重寔黃鳥也秦風言止小雅言集集亦止也義少異尔是詩聖人詳言于大學且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義如此其大也但詩序以飲食教誨爲說儒者拘其說曾不致思詩人之旨失之愈遠况大學之理乎以其辭之至近而遺其旨之至遠序誤之也且羽屬之止集于木理之通也羽屬而止于土豈理乎丘土也此大學之理也聖人述而詳之諸儒既略之

矣詩之辭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二三曰豈敢憚行既曰止矣焉又行哉以止舊行如民之衆者非詩之法也窮詳是詩必作于幽王之末平王之初將避戎于洛邑迫其臣民以從之臣民怨而刺之者也蓋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今王元定都使其民依依然如朋屬之止于丘猶燕巢于林木之意犬戎殘破荊棘生焉但當止于丘無木無楚不如其所止也故當怨于行為上者又迫逐之教誨之車載之倉皇怵迫其情何者緜蠻者狡之嗟難也几于怨故以名爲以是言

之旨皆通

瓠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詩止四章首章以瓠葉為充名詩之本也以瓠葉加于兎其所重者可知也後三章有兎夫獻酢醻三爵之禮行矣先嘗而後及賓敬賓矣嘗以瓠葉賓以兎

與芳容周意郁林宋知其爲賢者也抑豈其獻芹荐
孫之意乎此詩作于幽王之世抑天下凋弊猶唐末
見醉人爲瑞者乎不用牲牢饗餼之禮何自而揆耶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
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幽王之時不聞夷狄之役宣王征伐之後餘威未泯

也但此以下三詩皆刺兵役繁興民不能堪詩人无庶語傳記遺略止有共夫信諸侯以衆拟傾長耶是詩言山川悠遠未知其果為荊舒乎凡詩言東征者皆自鎬而言豐鎬在西故也周公居東亦言東征直指崤函間耶若荊舒在南詩辭不應言東也伴詩抱矣豈水滌將降憐不能歸乎以東征為不皇則函王丞于征討如此其戒自古禍亂之興未有不由兵革以從之者故苕之華序有周室將亡之辭

苕之華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是詩之旨浚不可知詩詞所憂甚切託興又莫知其的是以序者多為之義曰戎夷回長亡師旅飢饉皆備言之庶幾一中焉其室圖但若也克嘗見幽平居山者食草根居食者食草子雖至瑣細者不遺焉乃知詩人取興于苕苕不定者也惟華而已以是名詩以是起義不可得而食也又聞苕初生時華始孕略

可旦嚼微甘此謂野可以飽者乎亦名詩之意也豈大戎殘破之後所見荒蕪而動心于茗草之華此所以憂而至于傷也此所謂不如无生也牂羊食草以以生野无青草羊之首反大于身魚稀之上不滿肩魚雖見三星皆言其凶荒窮苦之態是以每言必深切以是推之則何草不黃未必遠征所見柳良亂之後所見皆草萊耶猶曰凶王時不良亂戎兵革紛興之後耶

鄭以心爲三星凡言三星者多指心也當黃草之

時心已沒矣草青之時心尚未見也參亦三星者微秋晚始見與參同見者觜亦有專取其中之三大星者黄草與青之時昏旦皆見焉此其作詩之旨乎

何草不黄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以詩名求之若沙漠之地不然則征伐之地日之所觀曠野瀰漫之場十富黃草之時於行役之始終歲疲于征役者也故曰何日不行其傾于師旅矣二章言其民之憂不惜為民人也先言黃繼言玄亦與篇之青青同義黃落之草未嘗不再榮我征不見矜也三章謂起師無名非有兕虎遵野而為害也乃使我朝夕不少暇謂不息之師也狐妖物也又在幽草之中言敵情難測也亦小醜爾不足為國患當使伏于草中而我之車日遭遭以行豈從狐于幽草之中

我千章多詩人本旨豈思周之盛時棧車論道今繇滿車中耶傳記以西王夫信于諸侯而有犬戎驪山之禍以搆致之似不盡然西王以褒姒易嫡庶之位此周敗禍之本詩人所刺者其事皆衰亡之兆非一犬戎之派也刺詩之最大者節南山之十詩十月之交皇父卿士之下七人以名與職言其曰皇父者首是七人也曰豔妻方處則褒姒之交亂內外可知其次則排愚弘多率儉在位朝政不綱怨讟並起又次猶不必言但節南山以下則政刑既失風俗大興桂

儀宜厥征伐繁興是驪山之禍積累已久豈特偹一
婦人之忘于聖人編詩以為萬世大戒幽王之变雅
合小大雅凡四十有六詩幽王在位僅踰十年而惡
刹如此蓋古之所未有其遺禍之酷亦自古所无然
則非獨不幸者矣自厲王時蕩之詩已有枝葉未有
害本實先撥之辞共和不久而宣王之善政不終幽
王物忘之易致禍之酷固宜爾也又何足恠然夷小
雅之次序似不特以先後為斷如正月所謂赫赫宗
周褒姒滅之已在幽王之世或于王時也幽王在位

決先此語矣幽王非止征荒于女色舉烽不應遂至于亡如漸〻之石之言東征何草不黄之言征夫北山小明之言勞役幽王豈荒于色致禍若此其易哉大要是朝廷不正君子被弃而小人在位積惡燎原而已詳考變雅之詩詞自可見況變雅之中其舉平治之事以刺時者固多有之若甫田大田裳〻者華桑扈瞻彼洛矣楚茨鴛鴦其致意深微誠詩人之旨若黍苗隰桑瓠葉似正小雅爲以成時之事寓懲刺者之旨亦可也序詩者率以刺而一之然其平易簡直

之旨目不可掩或正小雅之錯簡也於抑雅之正變

鑒乎時而非時乎

詩說卷第九